



聆听大师的声音 步入国学的殿堂

国学不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明证，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固本之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让我们跟随国学大师的脚步，步入国学的殿堂，感受国学的智慧，把握传统文化的脉搏，领悟国学的精髓，丰富自身的内涵。

超值白金版

29.80

跟大师学国学

大全集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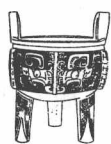
朱自清等 著



解读国学大师的智慧 体悟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大师们的经典著作，经过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其智慧光芒照亮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是历久弥新的永远具有阅读价值的典范，是值得我们珍藏一生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用心聆听大师的思想，感受他们的睿智，体悟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中国华侨出版社



聆听大师的声音 步入国学的殿堂

跟大师学国学

大全集 II

朱自清等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大师学国学大全集Ⅱ / 朱自清等著.—4版.—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113-1266-2

I.①跟… II.①朱… III.①国学—研究 IV.①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158 号

跟大师学国学大全集Ⅱ

作 者: 朱自清等
责任编辑: 文 枫
封面设计: 王明贵
文字编辑: 李翠香
图文制作: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mm×1200mm 1/10 印张: 50 字数: 860 千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1266-2
定 价: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58815875 传真: (010)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前 言

“国学”是西学东渐之后，针对西方学术而提出的名词，最早见于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后又被称为“中国学”“汉学”“国故”“国故学”。顾名思义，“国学”就是中国之学，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创造的文化。

作为“一国所固有之学术”，国学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和行为等各方面都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

国学堪称中国人的性命之学，不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明证，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固本之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学习国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能从中学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走向世界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然而在生活当中，许多人往往缺少足够的国学知识，有些人即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这不仅给日常学习、工作带来诸多的不便，生活中也可能处处遭遇尴尬。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国学，正确认识诸如国学的确切涵义、国学对现实的意义、国学研究的方法等基本问题，我们编辑出版了本书，书中收录了余嘉锡、吕思勉、杨树达、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等六位近现代国学大师通论传统国学及专门论述国学入门、国学典籍、国学方法及国学主要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精辟论文。其中，余嘉锡继承了乾嘉文献考据学的传统，以目录学为治学之钥，重视掌握目录以求博通群书。他对传世典籍阅读之广，钻研之深，分析之细微，考辨之切当，都是超越前人的。吕思勉知识渊博，史学研究贯通各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史领域都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其著作《白话中国史书》为中国通史的写作开辟了新路，《吕著中国通史》在体例上多有创新，给后人以启发，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等方面的著作也各具特色。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高等国文法》一书，着重虚词和句读，揭示了文言语法中的一些规律，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重要语法著作。其后又加以改编，打破语法体系，以词为纲，以注音符号为次序，另成《词诠》一书，集《马氏文通》以来虚词研究之大成，至今还是检查古汉虚词的工具书。朱自清主要从事现代文学评论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在这两个学术领域都颇有成就，创作则以散文为主。著作《诗言志辨》着重从理据角度阐明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传统，引用大量诗篇及诗论原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清隽，论证缜密，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作。其散文朴素缜密，语言洗炼，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让人读起来



耳目一新。闻一多不仅是一位民主战士，还是一位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他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从诗人、社会学家的角度向古代典籍钻探，把时代精神和唯美主义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为国学发展开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境界。罗常培是中国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这些大师们的经典著作，经过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着较高的知名度，是历久弥新的永远具有阅读价值的典范，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藏的一笔精神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选国学大师的作品原版本大多为繁体文本，在其流布过程中，难免出现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做了如下整理工作：在版本的选择上，一律以原始版本为底本，保留大师著作的原貌，但对其中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都进行了修正。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体字，但对简化后易引起歧义的字词，带有时代特色的用语，与现在不太一致的专名、译名等，未作改动。常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标点符号的用法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外，也未作改动。如有考虑不周或者明显谬误的情况，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呈给读者一本内容充实、文字完善、富有特色的国学大师经典读本，使读者能够以本书为阶梯，学习国学，了解国学，汲取先人的智慧，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让中国文明在创新中绵延不绝，并走向世界。





目 录

第一篇 余嘉锡讲国学

第一章	目录学概览	(2)
第一节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2)
第二节	目录释名	(8)
第二章	目录书体制	(13)
第一节	篇目	(13)
第二节	叙录	(16)
第三节	小序	(26)
第四节	板本序跋	(32)
第三章	目录学源流考	(35)
第一节	周至三国	(35)
第二节	晋至隋	(40)
第三节	唐至清	(49)
第四章	目录类例	(56)
第一节	目录类例之沿革	(56)
第二节	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	(69)

第二篇 吕思勉讲国学

第一章	论读子之法	(74)
第一节	老子	(81)
第二节	庄子	(82)
第三节	列子	(85)
第四节	荀子	(86)
第五节	晏子春秋	(89)
第六节	墨子	(89)
第七节	公孙龙子	(92)
第八节	管子	(93)
第九节	韩非子	(96)
第十节	商君书	(99)
第十一节	尹文子	(100)
第十二节	慎子	(101)
第十三节	邓析子	(101)
第十四节	吕氏春秋	(102)



第十五节	尸子	(107)
第十六节	鹞冠子	(108)
第十七节	淮南子	(109)
第二章	理学之原	(112)
第三章	理学源流派别	(120)
第四章	濂溪之学	(124)
第五章	康节之学	(129)
第六章	横渠之学	(136)
第七章	明道伊川之学	(141)
第八章	晦庵之学	(147)
第九章	象山之学	(155)
第十章	浙学	(160)
第十一章	宋儒术数之学	(165)
第十二章	阳明之学	(170)
第十三章	王门诸子	(177)
第十四章	有明诸儒	(184)
第三篇 杨树达讲国学		
第一章	释名	(188)
第一节	修辞	(188)
第二节	修	(188)
第三节	辞	(188)
第二章	修辞之重要	(189)
第一节	修辞之益	(189)
第二节	不修辞之害	(192)
第三章	修辞举例	(194)
第一节	改易	(194)
第二节	增益	(202)
第三节	删削	(203)
第四节	颠倒	(204)
第四章	变化	(205)
第一节	能动的变化	(205)
第二节	被动的变化	(215)
第五章	改窜	(222)
第一节	避复	(222)
第二节	避嫌	(222)
第三节	避讳	(223)
第四节	避熟	(224)
第五节	鸣谦	(225)
第六章	嫌疑	(225)
第一节	别白	(225)
第二节	混淆	(230)



第三节 不别白而可知	(233)
第七章 参互	(234)
第一节 互备	(234)
第二节 举隅	(238)
第三节 举隅反例	(241)
第八章 双关	(241)
第一节 义的双关	(241)
第二节 音的双关	(243)
第九章 曲指	(245)
第一节 称名之曲	(245)
第二节 述事之曲	(246)
第十章 夸张	(248)
第十一章 存真	(251)
第一节 语气	(251)
第二节 语辞	(253)
第十二章 代用	(257)
第一节 以大代小	(257)
第二节 以小代大	(257)
第三节 以前代后	(258)
第四节 以后称前	(258)
第五节 以事代人	(259)
第六节 以私名代公名	(259)
第七节 以质代物	(259)
第十三章 合叙	(260)
第十四章 连及	(263)
第一节 私名连及	(263)
第二节 公名连及	(264)
第三节 事名连及	(264)
第四节 物名连及	(265)
第十五章 自释	(266)
第一节 释人	(266)
第二节 释地	(266)
第三节 释事	(267)
第十六章 错综	(268)
第一节 名称	(268)
第二节 组织	(270)
第三节 上下文之关系	(272)
第十七章 颠倒	(273)
第一节 词的颠倒	(273)
第二节 句的颠倒	(274)
第十八章 省略	(275)
第一节 省字	(275)



第二节	省词	(279)
第三节	省句	(284)
第四篇	朱自清讲国学	
第一章	诗言志	(288)
第一节	献诗陈志	(288)
第二节	赋诗言志	(292)
第三节	教诗明志	(294)
第四节	作诗言志	(298)
第二章	比兴	(304)
第一节	毛诗郑笺释兴	(304)
第二节	兴义溯源	(310)
第三节	赋比兴通释	(316)
第四节	比兴论诗	(322)
第三章	诗教	(325)
第一节	六艺之教	(325)
第二节	著述引诗	(328)
第三节	温柔敦厚	(333)
第四章	正变	(339)
第一节	风雅正变	(339)
第二节	诗体正变	(346)
第五章	论诗学门径	(354)
第六章	诗多义举例	(357)
第一节	古诗一首	(358)
第二节	陶渊明《饮酒》一首	(360)
第三节	杜甫《秋兴》一首	(361)
第四节	黄鲁直《登快阁》一首	(363)
第七章	诗的语言	(365)
第一节	诗是语言	(365)
第二节	诗与文的分界	(365)
第三节	诗缘情	(366)
第四节	组织	(367)
第五节	传达与了解	(369)
第八章	论“以文为诗”	(369)
第九章	乐府清商三调讨论	(373)
第一节	《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 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黄节）	(373)
第二节	与黄晦闻先生论清商曲书（朱自清）	(374)
第三节	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黄节）	(377)
第十章	日常生活的诗	(378)
第十一章	陶诗的深度	(379)
第十二章	什么是宋诗的精华	(382)
第十三章	王安石《明妃曲》	(385)



第五篇 闻一多讲国学

第一章	读骚杂记	(388)
第二章	端节的历史教育	(389)
第三章	屈原问题	(391)
第四章	人民的诗人——屈原	(397)
第五章	廖季平论《离骚》	(398)
第六章	《离骚解诂》甲	(400)
第一节	朕皇考曰伯庸	(400)
第二节	肇锡余以嘉名	(401)
第三节	扈江离与辟芷兮	(401)
第四节	不抚壮而弃秽兮	(401)
第五节	忽奔走以先后兮	(401)
第六节	虽萎绝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402)
第七节	伏清白以死直兮	(402)
第八节	女嬃之婵媛兮	(402)
第九节	鲧婞直以亡身兮	(402)
第十节	浇身被服强圉兮	(403)
第十一节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403)
第十二节	欲少留此灵琐兮	(404)
第十三节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405)
第十四节	结幽兰而延伫	(406)
第十五节	哀高丘之无女	(406)
第十六节	凤皇既受诒兮	(407)
第十七节	恐导言之不固	(407)
第十八节	命灵氛为余占之	(408)
第十九节	曰两美其必合兮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	(408)
第二十节	腾众车使径待	(409)
第七章	什么是《九歌》	(409)
第一节	神话的九歌	(409)
第二节	经典的九歌	(409)
第三节	“东皇太一”“礼魂”何以是迎送神曲	(410)
第四节	被迎送的神只有东皇太一	(411)
第五节	九神的任务及地位	(411)
第六节	二章与九章	(412)
第七节	九章的再分类	(412)
第八节	“赵代秦楚之讴”	(413)
第九节	楚九歌与汉郊祀歌的比较	(415)
第十节	巫术与巫音	(415)
第八章	《九歌》的结构	(416)
第九章	《九歌》释名	(420)
第十章	东君·湘君·司命	(422)
第一节	东君（云中君）	(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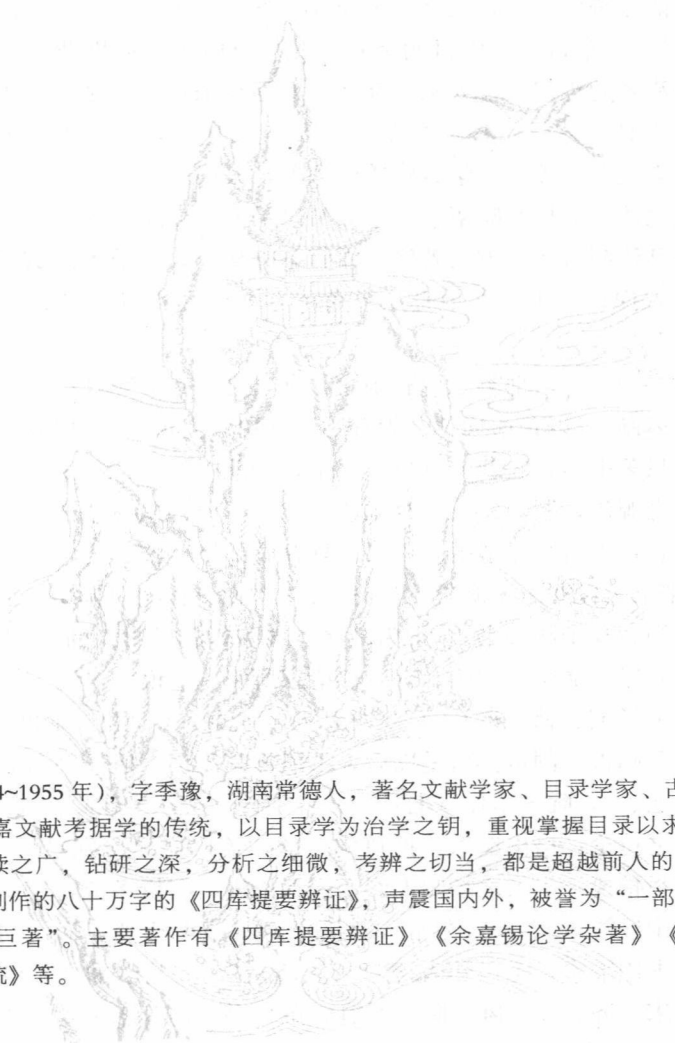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湘君与司命	(423)
第十一章 东皇太一考	(425)
第十二章 怎样读《九歌》	(428)
《九歌》兮字代释略说	(429)
第十三章 《天问》释天	(437)

第六篇 罗常培讲国学

第一章 引言	(450)
第二章 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450)
第三章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453)
第四章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455)
第五章 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466)
第六章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472)
第七章 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477)
第八章 总结	(481)

第一篇

余嘉锡讲国学



余嘉锡（1884~1955年），字季豫，湖南常德人，著名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余嘉锡继承了乾嘉文献考据学的传统，以目录学为治学之钥，重视掌握目录以求博通群书。他对传世典籍阅读之广，钻研之深，分析之细微，考辨之切当，都是超越前人的。尤其是一部历时五十余年创作的八十万字的《四库提要辨证》，声震国内外，被誉为“一部从微观角度研究我国古籍的巨著”。主要著作有《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论学杂著》《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等。



第一章 目录学概览

第一节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自是以来，作者代不乏人，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今欲讲明此学，则其意义若何，功用安在，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

《隋志》言：“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章学诚所谓“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校雠通义》叙）其后作者，或不能尽符斯义，辄为通人所诋诃。虽自《通志·艺文略》目录一家已分四类，（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四类）继此枝分歧出，派别斯繁，不能尽限以一例，而要能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昔人论之甚详。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久而心知其意，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诸己，未尝举以示人。今既列为学科，相与讲求，则于此学之源流派别，及其体制若何，方法若何，胥宜条分缕析，举前人之成例加以说明，使治此学者有研究之资，省搜讨之力，即他日从事著作，亦庶几有成轨可循。今之所讲，其意盖在于此。

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书名下论说，名称屡变，详见后《目录书体制》。以普通均呼之为解题，姑用以立说。）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昔人论目录之学，于此三类，各有主张，而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今取诸家之说，分类撮举之于下。

属于第一类者，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晁、陈书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之类是。《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论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其实齐、鲁诗亦皆有序，清儒马国翰、陈寿祺诸家所辑《遗说》可考，此因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故但举毛、韩二诗耳。）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

观《隋志》之持论，掎击诸家，推尊向、歆，盖以向之《别录》，每书皆有叙录，歆之《七略》，群篇并举指要，于书之指归讹谬，皆有论辨，剖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故极推崇。荀勖《中经簿》，上承《七略》，下开四部，至为重要，而《隋志》谓其“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细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其于勖之不满，溢于言表。此后自东晋义熙，以及宋、齐、梁、陈、隋，并有官撰目录，而为书皆只数卷，并不著解题，所谓“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至王俭依据《七略》，（《玉海》卷五十二引俭序云：“今依《七略》更撰《七志》。”）阮孝绪斟酌王、刘，（《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云：“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是皆取法前修，宜可免于讥议。然于《七志》，则谓其“不述作者之



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文义浅近，未为典则”。于《七录》，则谓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由是言之，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盖王俭之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指归讹谬，少所发明，阮氏《七录》，或亦同之。故虽号博览之士，卒难辞浅薄之消。观其一则曰“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再则曰“不述作者之意，未为典则”，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唐时目录家，如毋煚、释智昇之徒，其所主张，率同斯旨。

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愈其已。”

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序》：“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宋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每类有序，每书有释，盖祖向、歆之成规。郑樵作《通志·校讎略》，乃极不满之，谓其文繁无用。清初朱彝尊得《总目》钞本于天一阁，已无序释，因为之跋，归狱于樵。修《四库全书》时，即用其本著录。《提要》信朱氏之说，所以罪樵者尤至。虽其考证不免谬误，然可见编录书目，均当有解题，乃为尽善也。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崇文总目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四）：“《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为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范氏天一阁有藏本，展卷读之，只有其目，当日之叙释，无一存焉。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斥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案《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著录类朱氏案语与此略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四《崇文总目提要》：“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考《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注。（案欲驳郑樵之说，当详考《七略》《别录》之体例。今只举班固《汉书·艺文志》为说，不知樵说正是根据《汉书·艺文志》，是仍不足以服樵也。）《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亦沿其例。（案《隋志》佳处在每类之序论。若只每书下注存佚，则其文亦已略矣。）《唐书》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后来得略见古书之崖略，实缘于此，不可谓之繁文。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峻，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后脱脱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是即高宗误用樵言，删除序释之流弊也。（案《宋志》之丛脞，与郑樵绝不相干。）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晁氏、陈氏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及此书，则若存若亡，几希湮灭。是亦有说无说之明证矣。”（《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樵初无关系。杭世骏《道古堂集》卷二十五已驳朱氏之说，钱大昕《养新录》卷十四考之尤详。）

又《直斋书录解题提要》：“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



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判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籀廬述林》卷九）：“中垒校书，是有别录，释名辨类，厥体甚详。后世公私书录，率有解题。自汲冢之《崇文》，逮熙朝之《四库》，目诵所及，殆数十家，大都繁简攸殊，而轨辙不异。而于篇题之下，昏途叙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通考》经籍一门，实创兹例。朱氏《经义考》祖述马书，益恢廓郭。观其择撙群艺，研核臧否，信校讎之总汇，考镜之渊藪也。”

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见王刻本卷首）：“史志仅列诸目，不若簿录家阐明指要，并其人之姓字里居，生平事迹，展卷粲列，资学者博识尤多。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按此学之从来远矣，非晁氏所创。即就有宋一朝言之，亦先有董道之《广川藏书志》，并不始于晁氏也。）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所宗仰，而晁氏尤冠绝。”

以上所举诸说，其意大要有六：一、述作者之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隋书·经籍志》）二、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毋巽）三、一书大义，为举其纲，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想见本末。（朱彝尊）四、品题得失，藉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同。（《提要》）五、择撙群艺，研核臧否，为校讎之总汇，考镜之渊藪。（孙诒让）六、阐明指要，资学者博识。（王先谦）凡此诸说，所以明目录学之功用详矣。然皆指有解题者言之也。

属于第二类者，即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是也。然《汉志》本之《七略》，《七略》原有解题，班固删去之，而但存其《辑略》之文，散入各家之后以为之序，此特欲删繁就简，非以解题为无用也。《隋书·经籍志》因之。至于小序之作法，则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尽之矣。

章学诚《校讎通义》叙：“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又《原道》篇之一之二：“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惟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案班固条辨流别数语，即是刘歆《辑略》。章氏以为别有讨论群书之语，误甚。）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

又《互著》篇三之一：“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業乎？（案此语亦误甚。《汉书·艺文志》云：“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盖每书皆先校而后著录，故今所传向诸书叙录，皆言“所校某书若干篇，除重复定著若干篇，已杀青，书可缮写”。是校讎已定，书可缮写之时，乃作一录，故其事不得不缓。今乃言古人著录，“父子世业，阅年二纪”，若向、歆两世相继，仅成一书目者，亦可笑矣！）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



中也。”

又《补校汉书艺文志》篇十之二：“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讎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后。（谓小序。）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不惟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讎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案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讎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详见后《目录书体制》）。则校讎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讎，命名已误，朱氏之说非也。特目录不专是校讎版本耳。

章氏著《校讎通义》，盖将以发明向、歆父子校讎之义例，然于向、歆之遗说实未尝一考，仅就《汉书·艺文志》参互钩稽而为之说。故其言曰：“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互著》篇三之二）。夫《七略》《别录》虽亡，其逸文尚散见于诸书。（章氏时，马国翰、洪颐煊、姚振宗辑本皆未出。章氏不长于考证，故未能搜讨。）况刘向校书叙录，今尚存数篇，即《别录》也。（说见后。）章氏仅知其校讎中秘，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某书，（《校讎条理》篇七之二）而于录中立言，所以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者，不置一言，故其书虽号宗刘，（章氏书第二篇名《宗刘》。）其实只能论班。其所最推重者，《汉书·艺文志》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之语也。其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亦即指此类之序言之，其意初不在解题之有无。不知刘向之《别录》，其于学术源流功用为更大也。然章氏书虽多谬误，而其人好为深湛之思，往往发为创论，暗与古合。即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以《隋志》及毋巽之说考之，然后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盖天下之公言也。目录家所当奉为蓍蔡者矣。

属于第三类者，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及各家藏书目录皆是。此类各书，不辨流别，但记书名，已深为《隋书·经籍志》所讥，然苟出自通人之手，则其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不可忽也。

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歿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又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讖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盛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

又《编次必记亡书论》：“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谓如隋人于历一家，最为详明。凡作历者几人，或先或后，有因有革，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唐人不能记亡书，然犹记其当代作者之先后，必使具在而后已。及崇文四库，有则书，无则否。不惟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



又《编次失书论》：“书之易亡，亦由校讎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又《泛释无义论》：“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案刘向校书，其叙录存者数篇，其所以为说者至详，安得谓只注人之姓名。）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案此乃向、歆、王俭、阮孝绪之成法，安得谓《崇文总目》始出新意。樵最推重《隋志》，又尝引用《七录》，不知何以于二书所叙源流略不一考。）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

章学诚《校讎通义》叙：“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讎。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案此是论樵之《校讎略》，非指其《艺文略》也。）

郑樵著《通志》，既作《艺文略》，又自论其叙次之意，为《校讎》一略以发明之。（必知此，乃能读其《校讎略》。）樵既主张编书必究本末，使上有源流，下有沿袭，以存专门之学；则刘向每校一书，必撰一录，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实千古编目之良法。而樵独注意于类例，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遂讥《崇文总目》之序说为泛释无义，宜为朱彝尊及《四库提要》之所讥。然考之樵之《艺文略》，虽不免牴牾讹谬，而其每类之中，所分子目，剖析流别，至为纤悉，实秩然有条理。盖真能适用类例以存专门之学者也。如《易》一类，凡分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证、数、图、音、讖纬、拟《易》十六门，此郑氏自创之新意。新、旧《唐志》虽间分子目，不若是之详也。盖樵所谓类例者，不独经部分六艺，子部分九流十家而已。则其自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者，亦非过誉。然此必于古今之书不问存亡，概行载入，使其先后本末具在，乃可以知学术之源流。故又作《编次必记亡书论》，则樵之意可以见矣。（后人讥樵但编次历代史志，不必真见其书，以为无裨考证，不知樵之意在此不在彼也。）但樵既已为之于前，后人若复效之，则是叠床架屋，徒取憎厌。故樵之作未有能效之者。乃缘此但记书名之目录，争自附于樵，非樵之所乐闻也。书目诸无序释而能有益于学术者，自樵之外，惟张之洞所作，庶几近之。（自《唐书》以下史志，皆无序释，《千顷堂书目》亦然，而同为目录学中重要之书，则以其包举一代，为考证所不可少，故又当别论。）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自注：奔陋者当思广其见闻，泛滥者当知学有流别。）

张氏《略例》自言“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义例相近，使相比附”，则张氏盖能适用郑氏“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之法者也。而其有功于学者，尤在“视其性之所近，使各就其部求之”，不愧为指导门径之书。盖郑氏之类例，在备案存亡之书，以见专门学之先后本末，为古人之意多。张氏之类例，在慎择约举，以使初学分别书之缓急，为今人之意多也。编撰书目，不附解题，而欲使其功用有益于学术，其事乃视有解题者为更难。

综以上诸家之说观之，则其要义可得而言，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